宋史

百八

開府儀同三司上柱國錄軍國重事前中書右丞相監修國史領經筵事都總裁臣脫脫等奉

勑修

范如圭字伯達建州建陽人少從舅氏胡安國受春秋登進士第授左從事郎武安軍節度推官始至帥將斬人如圭白其誤帥為已署不易也如圭正色曰節下奈何重易一字而輕數人之命帥矍然從之自

是府中事無大小悉以咨焉居數月以憂去辟江東安撫司書寫機宜文字近臣交薦召試秘書省正字遷校書郎兼史館校勘秦檜力建和議金使來無所於館将虛秘書省以處之如圭亟見宰相趙鼎曰秘府謨訓所藏可使仇敵居之乎鼎竦然為改館既而金使至倨傲議多不可從中外憤鬱如圭與同省十餘人合議并疏爭之既具草駭遽引却者衆如圭獨以書責檜以曲學倍師忘讎辱國之罪且曰公不喪心病狂奈何為此必遺臭萬世矣檜怒草奏與史官六人上之金歸河南地檜方自以為功如圭輪對言兩

京之版圖既入則九廟八陵瞻望咫尺今朝修之使
未遣何以慰神靈萃民志乎帝泫然曰非卿不聞此
言即日命宗室士㒟及張燾以行檜以不先白已益
怒如圭謁告去奉柩歸葬故鄉既窆差主管台州崇
道觀杜門十餘歲起通判邵州又通判荊南府荊南
舊戶口數十萬寇亂後無復人迹時蠲口錢以安集
之百未還一二也議者希檜意遽謂流庸浸復而增
之積逋二十餘萬緡他負亦數十萬版曹日下書責
償甚急如圭白帥悉奏蠲之檜死被旨入對言為治
以知人為先知人以清心寡慾為本語甚切又論東

南不舉子之俗傷絶人理請舉漢胎養令以全活之抑亦勾踐生聚報吳之意也帝善其言又奏令屯田之法歲之所穫官盡征之而田卒賜衣廩食如故使力穡者有贏餘之望惰農者無飢餓之憂貪小利失大計謀近效妨遠圖故久無成功宜籍荊淮曠土畫為丘井倣古助法別為科條令政役法則農利修而武備飭矣以直祕閣提舉江西常平茶鹽移利州路提點刑獄以病請祠時宗藩並建儲位未定道路竊有異言如圭在遠外獨深憂之擬至和嘉祐間名臣奏章凡三十六篇合為一書囊封以獻請深考群言

仰師成憲斷以至公勿疑或以越職危之如圭曰以
此獲罪奚憾帝感悟謂輔臣曰如圭可謂忠矣即日
下詔以普安郡王為皇子進封建王復起如圭知泉
州南外宗官寄治郡中挾勢為暴占役禁兵以百數
如圭以法義正之宗官大沮恨密為浸潤以去如圭
遂以中旨罷領祠如故僦舍邵武以居士大夫高之
學者多從之質疑卒年五十九如圭忠孝誠實得之
於天其學根於經術不為無用之文所草具屯田之
目數千言未及上張浚視師日奏下其家取之浚罷
亦不果行有集十卷皆書疏議論之語藏于家子念

祖念德念玆

吴表臣字正仲永嘉人登大觀三年進士第擢通州司理陳瓘謫居郡中一見而器之盛章者朱勔黨也嘗市婢有武臣彊取之章誣以罪繫獄表臣方鞫之郡將曰知有盛待制乎表臣佯若不知者卒直其事累官監察御史遷右正言高宗詔臺諫條陳大利害表臣請措置上流以張形勢安輯淮甸以立藩蔽擇民兵以守險阻集海舶以備不虞其策多見用帝方鄉儒術表臣乞選講官以裨聖德且於古今成敗民物情偽邉防利害詳熟講究由是詔開經筵邇臣有

請用蔡京王黼之黨者侍御史沈與求乞明指其人顯行黜責執政不悅奪其言職表臣爭曰臺諫為天子耳目所以防壅蔽杜姦邪若咎其切直而黜之後誰敢言非國家福也請還與求以開言路時防秋議選守邊者患乏才表臣曰唐蕭復言於德宗陳少游任兼將相首敗臣節韋皋幕府下僚獨建忠義以皐代少游鎮淮南善惡著明則天下知逆順之理初不以皐名賤官卑為疑今取忠義不屈有已試之驗者不次而用豈特可以勸扞禦方略亦堪倚仗於是陳敏等十數人寖以録用久之以病請補外以直祕閣

知信州紹興元年召為司勳郎中遷左司詔百官陳裕國彊兵之策表臣條十事以獻曰蠲稅役以墾閑田汰儒卒以省兵費罷添差以澄冗員停度牒以蓄生齒拘佃租以防乾沒委計臣以制邦用獎有功以厲將帥招弓手以存舊籍嚴和買以絕弊倖簡法令以息瘡痍宰相擬表臣為檢正帝曰朕將自用之遂除左司諫給事中胡安國以論事不合罷表臣上疏留之前宰相朱勝非同都督江淮軍馬表臣力言都督不可罷除侍讀又累疏爭之不聽遂罷表臣送吏部授台州黃巖丞尋除提點浙西刑獄召為秘書少

監同修哲宗實錄帝如建康詔表臣兼留司參議官除中書舍人給事中兵部侍郎建崇二國公就外傅兼翊善帝曰二國公誦習甚進卿力也徙禮部侍郎遷吏部尚書兼翰林學士時秦檜欲使使金議地界指政事堂曰歸來可坐此表臣不答又以議大禮忤意罷去俄起知婺州會大水發常平米振貸之然後以聞郡人德之課最除敷文閣待制三歲請祠進直學士提舉江州太平興國宮家居數年卒年六十七表臣晚號湛然居士自奉無異布衣時鄉論推其清約

王居正字剛中揚州人少嗜學工文辭入太學時習新經字說者主司輒置高選居正語人曰窮達自有時心之是非可改邪流落十餘年同業黄齊得其文曰王佐才也及同知貢舉欲擢爲首以風多士他考官持之置次選調饒州安仁丞荆州教授皆不赴大名鎮江兩師交辟教授府學亦不就范宗尹薦于朝召至謂宗尹曰時危如此公不極所學拔元元塗炭中尚誰待居正避寇陽羡山間勉出見公一道此意爾宗尹愧謝入對奏昔人有云君以爲難易將至矣今日之事朝廷皆曰難則當有易爲之理然國勢日

弱敵氣日驕何邪蓋昔人於難者勉強為之今以為難不復有所為以俟天意自回強敵自斃也宣和末以為難者十五六至靖康與宣和孰難靖康末以為難者十八九至建炎與靖康孰難由此而言今日雖難於前日安知他日不難於今日蓋宣和以為難故有靖康之禍靖康以為難故有今日之憂今而亦云臣有所不忍聞高宗嘉之諭宗尹曰如王居正人才歲月間得一人亦難矣除太常博士遷禮部員外郎建議合祭天地於明堂請奉太祖太宗配宗尹是之議遂定天地復合祭侍御史沈與求劾宗尹因及居

正宗尹去居正乞補外不許撫州守高衛言甘露降
于州之祥符觀為圖以獻居正論今日恐非天降祥
瑞之時郤其圖試太常少卿兼修政局參議遷起居
郎帝方鄉規諫居正次前世聽納事為集諫十五卷
以廣帝意詔以時務訪群臣居正獻疏數千言論省
費尤切曰宋興百七十三年矣所行多彌文之事今
陛下所至曰行在於一日二日少駐蹕之頃欲盡為
向者百七十三年之事非所謂知變也夫不知隨時
以省事而乃隨事以省費故今日例有減半之說究
其實未始不重費願詔大臣計百事之實而論定之

苟非禦寇備敵任賢使能振恤百姓一切姑置則費省而國裕居正素與秦檜善檜為執政與居正論天下事甚銳既相所言皆不酬居正疾其詭見帝言曰秦檜嘗語臣中國人惟當着衣噉飯共圖中興臣心服其言又自謂使檜為相數月必聳動天下今為相施設止是願陛下以臣所聞問檜檜銜之出居正知婺州州貢羅舊制歲萬匹崇寧後增五倍建炎中減為二萬至是主計者請復崇寧之數居正力言于朝戶部督趣愈峻居正置檄不行語其屬曰吾寧身坐不以累諸君呼吏為文書付之曰即有譴以此自解復

手疏五不可以聞詔如建炎中數漕司市御炭須胡桃文鵜鴣色者居正曰民以炭自業者率居山谷安知所謂胡桃文鵜鴣色耶入朝以聞詔止之召為太常少卿遷起居舍人兼權中書舍人史館修撰帝欲遷趙令懬大中大夫居正奏官非侍從不可轉此祖宗法若令懬以庶官得遷則宗室為承宣者不旋踵求為節度何以却之遂寢其命上書人陳東歐陽澈已贈官居正乞重貶黃潛善汪伯彦以彰二子殺身成仁之美大將張俊遣卒至彭澤卒故縣吏恃俊勢侵辱令令郭彦恭械之俊訴于朝帝為罷彦恭居正

言彥恭不畏彊禦無可畀俊又乞免徭役居正言兵
興以來士大夫及勳戚家賦役與編戶均蓋欲貴賤
上下共濟國事以寬民力俊反不能體此乎和州請
蠲進奉大禮絹居正言大禮進奉乃臣子享上之誠
初非朝廷取於百姓之物若察民力無所從出不能
預降旨蠲之至使州縣自陳已為非是乞速如所請
除目有自中出者居正奏近習請託進擬不自朝廷
所繫非輕因録皇祐詔書以進帝皆嘉納兼權直學
士院又除兵部侍郎入對以所論王安石父子之言
不合於道者裒得四十二篇名曰辨學上之又曰陛

下惡安石之學嘗於聖心灼見其弊安在帝曰安石之學雜以伯道欲效商鞅富國彊兵今日之禍人徒知蔡京王黼之罪而不知生於安石居正曰安石得罪萬世者不止此因陳安石釋經無父無君者帝作色曰是豈不害名教邪孟子所謂邪說正謂是矣居正退序帝語繫於辨學首出知饒州尋改吉州侍御史謝祖信劾居正凶暴詭詐傾陷大臣罷官屛居括蒼三載其弟駕部郎居修入對帝曰卿兄今安在行大用矣中書舍人劉大中侍帝論制誥帝曰王居正極得詞臣體侍御史蕭振論守令賢否帝舉居正守

棼免貢羅御炭事曰守臣愛百姓皆如此朕復何憂起知溫州是時檜專國居正自知不為所容以目疾請祠杜門言不及時事客至談論經史而已檜終忌之風中丞何鑄劾居正為趙鼎汲引欺世盜名奪職奉祠凡十年檜死復故職紹興二十一年卒年六十五居正儀觀豐偉聲音洪暢奉祿班兄弟宗族無留者郊祀恩以任其弟居厚及卒季子猶布衣其學根據六經楊時器之出所著三經義辨示居正曰吾舉其端子成吾志居正感厲首尾十載為書辨學十三卷詩辨學二十卷周禮辨學五卷辨學外集一卷居

正既進其書七卷而楊時三經義辨亦列祕府二書既行天下遂不復言王氏學

晏敦復字景初丞相殊之曾孫少學于程頤頤奇之第進士爲御史臺檢法官紹興初大臣薦召試館職不就特命祠部郎官遷吏部以守法忤呂頤浩出知貴溪縣會有為敦復直其事者改通判臨江軍召爲吏部郎官左司諫權給事中爲中書門下省檢正諸房公事淮西宣撫使劉光世請以淮東私田易淮西田帝許之敦復言光世帥一道未聞爲朝廷措置毫髪乃先易私畝比者岳飛屬官以私事干朝廷飛請加

罪中外稱美謂有古賢將風光世自處必不在飛下乞以臣言示光世且令經理淮南收撫百姓以為定都建康計中興有期何患私計之未便權吏部侍郎兼詳定一司敕令渡江後庶事草創凡四選格法多所裁定敦復素剛嚴居吏部請謁不行銓綜平允除給事中冬至節旨下禮部取度牒四百充賜予敦復奏兵興費廣凡可助用度者尤當惜矧兩宮在遠陛下當此令節欲奉一觴為萬歲壽不可得有司乃欲舉平時例行慶賜乎遂寢有卒失宣帖得中旨給據太醫吴球得旨免試敦復奏一卒之微乃至上瀆聖聽醫

官免試皆壞成法自崇寧大觀以來姦人欺罔臨事
取旨謂之暗贏指揮紀綱敗壞馴致危亂正蹈前弊
不可長也汪伯彥子召嗣除江西監司敦復論伯彥
姦庸誤國其子素無才望難任澄清改知袁州又奏
召嗣既不可爲監司亦不可爲守臣居右省兩月論
駁凡二十四事議者憚之復爲吏部侍郎彗星見詔
求直言敦復奏昔康澄以賢士藏匿四民遷業上下
相徇廉恥道消毀譽亂真直言不聞爲深可畏臣嘗
即其言考已然之事多本於左右近習及姦邪以巧
佞轉移人主之意其惡直醜正則能使賢士藏匿其

造爲事端則能使四民遷業其委曲彌縫則能使上下相徇其假寵竊權簧鼓流俗則能使廉耻道消其誣人功罪則能使毀譽亂眞其壅蔽聰明則能使直言不聞臣願防微杜漸以助應天之實又論比來百司不肯任責瑣屑皆取決朝省事有不當上煩天聽者例多取旨由是宰執所治煩雜不减有司天子聽覽每及細務非所以爲政願詳其大畧其細八年金遣使來要以難行之禮詔侍從臺諫條奏所宜敦復言金兩遣使直許講和非畏我而然安知其非誘我也且謂之屈己則一事既屈必以他事來屈我今所

遣使以詔諭爲名儻欲陛下易服拜受又欲分廷抗禮還可從乎苟從其一二則此後可以號令我小有違異即成釁端社稷存亡皆在其掌握矣時秦檜方力贊屈已之說外議群起計雖定而未敢行勾龍如淵說檜宜擇人爲臺官使擊去異論則事遂矣於是如淵施廷臣莫將皆擢要地人皆駭愕敦復同尚書張燾上疏言前日如淵以附會和議得中丞今施廷臣又以此躋横榻衆論沸騰方且切齒莫將又以此擢右史夫如淵廷臣庸人但知觀望將則姦人也陛下奈何與此輩斷國論乎乞加斥逐杜群枉門力爲自

治自彊之策既又與燾等同班入對爭之檜使所親諭敦復曰公能曲從兩地旦夕可至敦復曰吾終不為身計誤國家況吾薑桂之性到老愈辣請勿言檜卒不能屈胡銓謫昭州臨安遣人械送貶所敦復往見守臣張澄曰銓論宰相天下共知祖宗時以言事被謫為開封者必不如是澄媿謝為追還始檜拜相制下朝士相賀敦復獨有憂色曰姦人相矣張致遠魏矼聞之皆以其言為過至是竄銓敦復謂人曰頃言秦之姦諸君不以為然今方專國便敢爾他日何所不至耶權吏部尚書兼江淮等路經制使故事侍從

過宰相閣既退宰相必送數步敦復見檜未嘗送每
曰人必自悔而後人悔之尋請外以寶文閣直學士
知衢州提舉亳州明道宮閑居數年卒年七十一敦
復靜默如不能言立朝論事無所避帝嘗謂之曰卿
鯁峭敢言可謂無忝爾祖矣

黃龜年字德邵福州永福人登崇寧五年進士第調
洺州司理參軍累官河北西路提舉學士呂頤浩見
而奇之入為太常博士靖康元年除吏部員外郎拜
監察御史尋除尚書左司員外郎中書門下檢正諸
房公事充修政局檢討官乞令檢正官察通進司帝

從其請時顧浩再相植黨傾秦檜引朱勝非奉京祠
兼侍讀恐中書舍人胡安國持錄黃不下特命龜年
書行議者譏其侵官遷殿中侍御史會邊報王倫來
歸龜年劾檜專主和議沮止恢復植黨專權漸不可
長乃上書曰臣聞一言而盡事君之道曰忠罪莫大
於欺君一言而盡輔政之道曰公罪莫大於私己臣
人者背公而徇私則刑賞僭濫慮人主之照其姦則
合黨締交相與比周熒惑主聽故附下罔上之黨盛
而威福之柄下移禍有不可勝言者伏見秦檜還自
金國陛下驟任不一年而超至宰輔乃不顧國家盜

威福在己欲永塞言路書上檜罷併劾檜黨王曮王晌王守道皆罷之檜乃授觀文殿大學士提舉江州太平觀官如故逾年又奏比論檜徇私欺君合正典刑投諸裔土以禦魑魅今乃任便居住雖陛下曲全大臣之禮秦檜姦狀暴露復寵以儒學最上職名俾優游琳館聽其自如律斷群盜必分首從為之從者皆已伏誅獨置渠魁可乎又曰臣聞恩莫隆於父子義莫重於君臣不義則後其君不仁則遺其親君親既然則何忌憚而不為檜厚貌深情矯言偽行進迫君臣之勢陽為面從退恃朋比之姦陰謀沮格上不

畏陛下中不畏大臣下不畏天下之議無忌憚如此
欺君私己有一即可黜況檜之欺與私顯著者為多
乎章凡三上遂褫檜職復上章曰檜行詭而言譎外
縮而中邪以巧詐取相位姦回竊國柄收召險佞蟠
結黨與陛下以智臨而辨之早以剛決而去之速故
端人正士舉手相慶蓋以公天下之同惡耳臣願陛
下發明詔以檜潛慝隱惡暴白於天下使知陛下數
易相位真不得已也又所以破為臣姦膽废朋比之
風不復作矣除大常少卿累遷起居舍人中書舍人
兼給事中侍御史常同言龜年隂結大臣致身要地

又交結諸將趣操不正罷歸司諫詹大方希檜意劾龜年附麗匪人搢紳不齒落職本貫居住卒六十三龜年微時永福簿李朝旌奇之許妻以女龜年既登第而朝旌已死家貧甚或勸龜年别娶龜年正色曰吾許以諾死而負之何以自立遂娶之任子恩先奏其弟之子人皆義之子衡仕至湖南提舉

程瑀字伯寓饒州浮梁人其姑臧氏婦養瑀為子姑没始復本姓少有聲大學試為第一累官至校書郎為臧氏父母服服闋除兵部員外郎適高麗使回充送伴使先是使者往返江淅間調挽舟夫甚擾有詔

禁止提舉人舡王珣書別敕遇風逆水澁許調夫瑀
渡淮見民丁挽舟如故遂劾珣珣反奏瑀違御筆詔
命淮南提舉潘良貴核實良貴奏珣言非是金人入
侵求可使者瑀請往未行會欽宗即位議割三鎮命
瑀往河東秦檜往河中瑀奏臣願奉使不願割地不
報至中山諸將已得密諭城守不下瑀與金使王汭
俱至燕山還除左正言即言股肱大臣莫肯以身任
天下事且論欲慕祖宗而適追無術欲斥奄宦而寵
任益堅欲鋤姦惡而薄示典刑欲汰濫繆而苟容僥
倖兼聽而不能行其言委任而不能責其效苟且之

習復成黨與之私寖釀最時病之大者帝曰朕非不
知此慮有未盡決意行之有失耳瑀曰事固當熟慮
然優柔不斷實隳事功帝問李綱宣撫兩路外議謂
何瑀曰僉論固以為宜然綱前與大臣議論不合須
賴聖明照察其心任之無疑可也金酋斡离不粘罕
爭功故斡离不欲和粘罕欲戰朝廷遣人齎蠟書約
余覩皆為粘罕所得瑀因言金兵圍我重鎮數月不
能解豈能出塞共謀人之國莫若遣使議和然謹飭
邊備徐觀其變使未行瑀復言徐處仁庸俗吳敏昏
懦唐恪傾險政事所以不振請盡黜免別選英賢共

圖大計帝嘉納之時御史李光言星變帝疑以問瑀
對言陛下毋問有無第正事脩德則變異可消瑀嘗
論蔡京罪帝因言吳敏庇京又疑光黨京謂瑀曰須
卿作文字來瑀辭改屯田郎官謫添監漳州鹽稅高
宗即位召為司封員外郎遷光祿少卿國子司業請
祠主管亳州明道宮尋召赴行在疏十事以獻除直
祕閣提點江東刑獄召為太常少卿還給事中兼侍
講建脩政局其目曰省費裕國彊兵息民瑀條上十
四事皆切時務時三衙單弱五軍多出於盜瑀言李
捧崔增輩各將其徒張俊王𤫊本無兵機令呂頤浩

出征即捧增輩便可使隸戎行帝因言頤浩熟於軍事在外總諸將檜在朝廷庶幾內外相應然檜誠實但太執耳瑀曰如求機警能順旨者極不難得但不誠實則終不可倚帝然之權邦彥除簽書樞密院瑀言邦彥五罪疏三上不報求罷除兵部侍郎不拜以敷文閣待制知信州侍御史江公躋左司諫方公孟言瑀不可去復以為給事中久之復命知信州胡安國劉一止言瑀忠信可以備獻納正直可以司風憲不宜去遂復留頤浩薦席益既得旨以御批示後省官瑀曰益為人公豈不知何必用頤浩曰給事不見

御批耶瑪曰已見矣公不能執奏乃先示瑪輩欲使
不敢論駁耶然益之來非公福也頤浩赧然即劾益
未幾以言者罷提舉亳州明道宮尋復徽猷閣待制
知撫州無何提舉江州太平興國宮居父母喪服除
知嚴州徙宣州復奉祠俄召赴行在除兵部侍郎兼
侍讀因論鄧禹嘗言興衰在德厚薄初不論大小光
武不數年定大業禹言如合符契今英俊滿朝豈無
為陛下畫至計者願厲志而已尋遷翊善論金人入
侵未嘗一大衂有輕我心豈可保其不背盟宜省費
抑末常賦外一毫不取於民民日益厚兵日益彊使

金人不敢窺為長計帝曰且作十年瑀再拜曰十年之說願陛下早夜毋忘除兵部尚書檜既主和瑀議論不專以和為是檜忌之改龍圖閣學士知信州會大水檜見瑀奏牘謂同列曰堯之洪水不至如是瑀遂稱疾提舉江州太平興國宮坐通書李光降朝議大夫卒年六十六瑀在朝無詭隨嘗為論語說至弋不射宿言孔子不欲陰中人至周公謂魯公則曰可為流涕洪興祖序述其意檜以為譏已逐興祖魏安行鋟版京西漕司亦奪安行官籍其家毀板檜死瑀子孫乃免錮云有奏議六卷

張闡字大猷永嘉人幼力學博涉經史善屬文將命名夢神人大書闡字曰以是名爾父異之力勉其為學未冠由舍選貢京師登宣和六年進士第調嚴州兵曹掾兼治右獄時方臘作亂闡倡守禦計有義士請身督戰既戰稍却州將怒付闡治將殺之闡力爭曰是士以義請戰官軍却勢不得獨前非首奔者殺之何罪州將意解士得免李回帥江西席益帥湖南皆辟置幕下群盜據洞庭官軍多西北人不閑水戰闡建策造戰艦以大艦為營小艦出戰乘水涸直擣賊巢賊勢以衰諸司交薦改秩吏部以微文沮之闡

弗辯求徽祠歸歷鄂台二州教授紹興十年詔侍從各舉所知給事中林待聘以闡聞召對時金人議和歸關中地闡首言關中必争之地古號天府願固守以蔽巴蜀圖中原次言監司郡守薦舉之弊又乞嚴禁遏糴以濟江浙水患召試館職除祕書省正字遷校書郎兼吳益王府教授時諸將恃功邀爵賞有過則姑息又兵布於外禁衛單寡闡上疏極論之後稍進退諸將必當其實且召諸道兵以益禁旅皆如闡言十三年遷祕書郎兼國史院檢討官秦檜每薦臺諫必先諭以己意嘗謂闡曰祕書又次欲以臺中相

處何如闡謝曰丞相見知得老死祕書幸矣檜默然
竟罷主管台州崇道觀歷泉衢二州通判二十五年
冬帝躬攬萬機起闡提舉兩浙路市舶入為御史臺
檢法官升吏部員外郎孝宗在王邸帝妙選宮僚謂
莊重老成無踰闡者改命祠部兼建王府贊讀三十
一年春大雨無麥苗荆浙盜起詔侍從臺諫條陳弭
灾禦盜之術闡上疏曰和議以來歲有聘幣民不堪
命臣願陛下毋以金人困中國可乎歸正人時有遣
還之命怨聲聞道路臣願陛下毋使金人得以甘心
可乎州縣吏職卑地遠漁奪之禍被于編籍臣願陛

下嚴贓吏之誅可乎蠲租之令已赦復征寬大之澤
例為虛文臣願陛下申詔令之禁可乎是數者能次
第行之則足以動天地召和氣災異盜賊不足慮也
又言金主亮將入侵宜守要害防海道三邊不可無
良將督視不可無大帥疏奏帝嘉納面諭曰卿所言
深中時病但遣人北歸已載約書朕不忍渝也遷將
作監進宗正少卿三十二年孝宗即位闡權工部侍
郎兼侍講入謝言諸將以敗為捷冒受爵秩州廟禁
軍因覃霈鼓譟希厚賞不可不正其罪時悉為施行
金主亮死葛王襃復求和再議遣使闡言宜嚴遣使

之命正敵國之禮彼或不從則有戰爾如是則中國之威可以復振帝曰使者報聘故事也舊約不從朕志定矣是冬給札侍從臺諫條具時務闡上十事皆剴切當時應詔數十人惟闡與國子司業王十朋指陳時事斥權倖無所回隱明日召兩人對內殿帝大加稱賞賜酒及御書時進太上皇帝太上皇后冊寶工部例進官闡辭或曰公轉一階則澤可以及子孫奈何辭闡笑曰寶冊非吾功也吾能為子孫冒無功賞乎隆興元年真拜工部侍郎闡奏臣去冬乞守禦兩淮陛下謂春首行之夏秋當畢今其時矣帝曰江

淮事盡付張浚朕倚浚為長城會督府請受蕭琦降詔問闡闡請受其降俄報王師收復靈璧縣闡憲大将李顯忠邵宏淵深入無援奏請益兵殿後已而王師果失利衆論歸罪於戰闡曰陛下出師受降是也諸将違節度且無援而敗當矯前失安可遽沮銳氣帝壯其言益出御前器甲付諸軍手詔勞浚軍聲復振時數易臺諫闡力言之請增廣諫員帝曰臺諫好名如其人但欲得直聲而去闡曰唐德宗疑姜公輔為賣直陸贄切諫願陛下深以為鑒帝再三嘉奬金人求和帝與闡議闡曰彼欲和畏我耶愛我耶直款

我耳力陳六害不可許帝曰朕意亦然姑隨宜應之
帝記賣直之語謂胡銓亦及此朕非排諫者辨是非
耳闡曰聖度當如天奈何與臣下爭名帝曰卿言是
也頃之除工部尚書兼侍讀金副元帥紇石烈志寧
以書諭通好所請三事國書歲幣之議已定惟割唐
鄧海泗未決將遣王之望龍大淵通問而衆言紛紛
不已闡謂不與四州乃可通和議論先定乃可遣使
今彼為客我為主我以仁義撫天下彼以殘酷虐吾
民觀金勢已衰何必先示以弱朝論韙之帝用真宗
故事命經筵官二員遞宿學士院以備顧問闡入對

尤數屢引疾乞骸骨帝不忍其去二年闡請益力迺除顯謨直學士提舉太平興國宮陛辭帝問所欲言闡奏許和則忘祖宗之讎棄四州則失中原之心遣歸正人則傷忠義之氣惟陛下毋忘老臣平昔之言其指時事尤諄切帝眷益篤諭以秋涼復召加賜金犀帶特許佩魚居家踰月卒年七十四特贈端明殿學士朱熹嘗言秦檜挾敵要君力主和議群言勃勃不平檜既摧折忠臣義士之氣遂使士大夫懷安成習至癸未和議則知其非者鮮矣朝論間有建白率雜言利害其言金人世讎不可和者惟胡右史銓張

尚書闡耳子叔椿

洪擬字成季一字逸叟鎮江丹陽人本弘姓其先有名璆者嘗為中書令避南唐諱改今姓後復避宣祖廟諱遂因之擬登進士甲科崇寧中為國子博士出提舉利州路學事尋改福建路坐謫通判鄆州復提舉京西北路學事歷湖南河北東路宣和中為監察御史遷殿中進侍御史時王黼蔡京更用事擬中立無所附會殿中侍御史許景衡罷擬亦坐送吏部知桂陽軍改海州時山東盜起屢攻城擬率兵民堅守建炎間居母憂以秘書少監召不起終喪為起居郎

中書舍人言兵興累年饋餉悉出於民無屋而責屋稅無丁而責丁稅不時之須無名之歛殆無虛日所以去而為盜今關中之盜不可急宜求所以弭之江西之盜不可緩宜求所以滅之夫豐財者政事之本而節用者又豐財之本也高宗如越執政議移蹕饒信閒擬上疏力爭謂舍四通五達而趨偏方下邑不足以示形勢固守禦遷給事中吏部尚書言者以擬未嘗歷州縣以龍圖閣待制知温州宣撫使孟庾總師討閩寇過郡擬趣使赴援庾怒命擬犒師擬借封樁錢用之已乃自劾賊平加秩一等召為禮部尚書

遷吏部渡江後法無見籍吏隨事立文號為省記出入自如至是修七司敕令命擬總之以舊法及續降指揮詳定成書上之金人再攻淮詔日輪侍從赴都堂給札問以攻守之策擬言國勢彊則戰將士勇則戰財用足則戰我為主彼為客則戰陛下移蹕東南前年幸會稽今年幸臨安興王之居未有定議非如高祖在關中光武在河內也以國勢論之可言守未可言戰擬謂時相姑議戰以示武實不能戰也紹興三年以天旱地震詔群臣言事擬奏曰法行公則人樂而氣和行之偏則人怨而氣乖試以小事論之比

者監司守臣獻羡餘則黜之宣撫司獻則受之是行法止及踈遠也有自庶僚為侍從者卧家視職未嘗入謝遂得美職而去若皷院官移疾廢朝謁則斥罷之是行法止及冗賤也榷酤立法甚嚴犯者籍家財充賞大官勢臣連營列障公行酤賣則不敢問是行法止及孤弱也小事如此推而極之則怨多而和氣傷矣尋以言者罷為徽猷閣直學士提舉江州太平觀始擬兄子駕部郎官興祖與擬上封事侵在位者故父子俱罷起知溫州提舉亳州明道宮卒年七十五謚文憲初擬自海州還居鎮江趙萬叛兵逼郡守

臣趙子崧戰敗遁去擬挾母出避遇賊至欲兵之擬
曰死無所避願勿驚老母賊舍之他賊又至臨以刃
擬指其母曰此吾母也幸勿怖之賊又舍去有淨智
先生集及注杜甫詩二十卷
趙逵字莊叔其先秦人八世祖處榮從蜀家於資州
逵讀書數行俱下尤好聚古書考歷代興衰治亂之
迹與當代名人鉅公出處大節根窮底究尚友其人
紹興二十年類省奏名明年對策論君臣父子之情
甚切擢第一時秦檜意有所屬而逵對獨當帝意檜
不悅即罷知舉王曮授逵左承事郎簽書劒南東川

帝嘗問檜趙逵安在檜以實對久之帝又問除校書郎逵單車赴闕征稅者希檜意搜行橐皆書籍才數金而已既就職未嘗私謁檜意愈恨逵賡御製芝草詩有皇心未敢宴安圖之句檜見之怒曰逵猶以為未太平耶又謂逵曰館中祿薄能以家來乎逵曰親老不能涉險遠檜徐曰當以百金為助逵唯唯而已又遣所親申前言諷逵往謝逵不荅檜滋怒欲擠之未及而死帝臨哭檜還即遷逵著作佐郎兼權禮部員外郎帝如景靈宮祕省起居惟逵一人帝屢目逵即日命引見上殿帝迎謂曰卿知之乎始終皆朕自

擢自卿登第後為大臣沮格又不見卿秦檜曰薦士未嘗一語及卿以此知卿不附權貴眞天子門生也詔充普安郡王府教授遂奏言路又不通乞廣賜開納勿以微賤為間庶幾養成敢言之氣帝嘉納之晉安府勸講至戾太子事王曰於斯時也斬江充自歸於武帝何如逵曰此非臣子所能王意蓋有所在也二十六年遷著作郎尋除起居郎入謝帝又曰秦檜炎炎不附者惟卿一人逵曰臣不能效古人抗折權姦但不與之同爾然所以事宰相禮亦不敢闕又曰受陛下爵祿而奔走權門臣不惟不敢亦且不忍明

年同知貢舉盡公考閱以革舊弊遂得王十朋閻安中始逵未出貢闈蔣璨除戸部侍郎給事中辛次膺以璨交結希進還之帝怒罷次膺付逵書讀逵不可璨以此出知蘇州次膺仍得次對逵兼給事中未幾除中書舍人登第六年而當外制南渡後所未有也帝語王綸曰趙逵純正可用朕於蜀士未見其比朕所以甫二歲令至此報其不附權貴也先是逵嘗薦杜莘老唐文若孫道夫皆蜀名士至是奉詔舉士又以馮方劉儀鳳李石鄭次雲應詔宰執以聞帝曰蜀人道遠其間文學行義有用者不因論薦無由得知

前此蜀中宦游者多僑絶不得一至朝廷甚可惜也自檜顓權深抑蜀士故帝語及之逵以疾求外帝命國醫王繼先視疾不可為矣卒年四十一帝為之投涕嘆息逵嘗自謂司馬温公不近非色不取非財吾雖不肖庶幾慕之方檜權盛時忤檜者固非止逵一人而帝亟稱逵不附麗又謂逵文章似蘇軾故稱為小東坡未及用而逵死惜其論建不傳于世有棲雲集三十卷

論曰如圭師于安國居正師于楊時敦復師于程頤表臣交于陳瓘其師友淵源有自來矣故其議論讜

直剛嚴鯁峭不惑異說不畏彊禦大略相似若夫居正辨王氏三經之繆龜年首劾秦檜主和之非程瑀力排蔡京之黨尤為有功於名教張闡論事無避洪擬朴實端亮趙逵純正善文皆一時之良為檜所忌而不撓者語曰歲寒然後知松栢之後凋信哉

列傳卷第一百四十

列傳卷第二百四十一　宋史三百八十二

開府儀同三司上柱國錄軍國重事前中書右丞相監修國史領經筵事都總裁臣脫脫等奉

勑修

張燾　黃中　孫道夫

曾幾 兄開　勾濤　李彌遜 弟彌大

張燾字子公饒之德興人祕閣修撰根之子也宣和八年進士第三人嘗為辟雍錄祕書省正字靖康元年李綱為親征行營使辟燾入幕綱貶親知坐累者十七人燾亦貶建炎初起通判湖州明受之變賊矯詔俾燾撫諭江浙燾不受上既復辟詔求言燾上書

略曰人主戡定禍亂未有不本於至誠而能有濟者陛下踐祚以來號令之發未足以感人心政事之施未足以慰人望豈非在我之誠有未修乎天下治亂在君子小人用舍而已小人之黨日勝則君子之類日退將何以弭亂而圖治又言措置江防非計徒費民財損官賦不適於用又言侍從臺諫觀望意指毛舉細務至國家大事坐視不言又言巡幸所至營繕困民越棲會稽似不如是紹興二年呂頤浩薦除司勳員外郎遷起居舍人言自古未有不知敵人之情而能勝者願詔大臣諸將厚爵賞募可任用者往伺

敵動靜既審知之則戰守進退在我皆備彼尚安得出不意犯吾行闕詔以付都督府及沿邊諸帥還中書舍人吕祉之撫諭淮西也燾謂張浚曰祉書生不更軍旅何可輕付浚不從遂致酈瓊之變七年張浣特賜進士出身浣浚兄也將母至行在上引對而命之燾言宣和以來姦臣子弟濫得儒科陛下方與浚圖回大業當以公道革前弊今首賜浣第何以塞公議上念浚功欲慰其母心乃命起居郎樓炤行下炤又封還著作郎兼起居舍人何掄曰賢良之子宰相之兄賜科第不為過乃與書行燾不自安與炤皆求去

不許言者論之以集英殿修撰提舉江州太平觀明年以兵部侍郎召詔引對上曰卿去止縁張浚壽曰臣苟有所見不敢不言如内侍王鑑陛下所親信臣尚論列豈有宰相親兄自賜出身公論不與臣若不言豈惟負陛下亦負張浚上因問朕圖治一紀收効蔑然其弊安在壽曰自昔有為之君未有不先定規模而能收効者臣紹興初首以是為言今七年往者進臨大江退守吳會未朞月而或進或却豈不為敵所窺乎今陛下相與斷國論者二三大臣而已一紀之間十四命相執政遞遷無慮二十餘日月逝矣大

計不容復誤頗以先定規模為急尋擢吏部尚書徽猷閣待制綦確卒詔贈官推恩壽言確素號正人一旦臨變失臣節北面邦昌之庭且為將命止勤王之師令曲加贈恤何以示天下詔追奪職名時金使至境詔欲屈已就和令侍從臺諫條上壽言金使之來欲議和好將歸我梓宮歸我淵聖歸我母后歸我宗社歸我土地人民其意甚美其言甚甘廟堂以為信然而羣臣國人未敢以為信然也蓋事關國體臣請推原天意為陛下陳之傳曰天將興之誰能廢之臣考人事以驗天意陛下飛龍濟州天所命也敵騎屢

犯行闕不能為虞甲寅一戰敗敵師丙辰再戰却劉豫丁巳酈瓊雖叛實為偽齊廢滅之資皆天所贊也是蓋陛下躬履艱難側身修行布德立正上副天意而天祐之之所致也臣以是知上天悔禍有期中興不遠矣願益自修自彊以享天心以俟天時時之既至吉無不利則何戰不勝何功不立今此和議姑為聽之而必無信之可恃也彼使已及境勢難固拒使其果願和好如前所陳是天誘其衷必不復強我以難行之禮如其初無此心二三其說責我以必不可行之禮要我以必不可從之事其包藏何所不有便

當以大義絕之謹邊防厲将士相時而動顧斷自淵
衷毋取必於彼而取必於天而已乃若畧國家之大
耻置宗社之深讐躬率臣民屈膝于金而臣事之而
覬和議之必成非臣所敢知也上覽奏愀然變色曰
卿言可謂忠然朕必不至為彼所紿方且熟議必非
詐偽而後可從不然當再使審虛實揣其使人燾頓
首謝金使張通古蕭哲至行在朝議欲上拜金詔書
曰陛下信王倫之虛詐發自聖斷不復謀議便欲行
禮羣臣震懼罔措必已得梓宮已得母后已得宗族
始可議通好經久之禮令彼特以通好為說意謂割

地講和而已陛下之所顧欲而切於聖心者無一言及之其情可見奈何遽欲亟而聽之一亟之後不可復伸廷臣莫能正救曾魯仲連之不如豈不獲罪於天下萬世既而監察御史施廷臣抗章力贊和議擢為侍御史司農寺丞莫將忽賜第擢為起居郎朝論大駭壽率吏部侍郎晏敦復上疏曰仰惟陛下痛梓宮未還兩宮未復不憚亟已與敵議和特以衆論未同故未敢輕亟爾幸小大之臣無復異議從容獻納庶幾天聽為回卒不敢亟此宗社之福也彼施廷臣乃務迎合輒敢抗章力贊此議姑為一身進用之資

不恤君父蒙辱之恥罪不容誅乃由察官超擢柱史夫御史府朝廷紀綱之地而陛下耳目之司前日勾龍如淵以附會而得中丞衆論固已喧鄙之矣今廷臣又以此而躋橫榻一臺之中長貳皆然既同鄉曲又同心腹惟相朋附變亂是非豈不紊紀綱而蔽陛下之耳目乎衆論沸騰方且切齒而莫將者又以此議由寺丞擢右史如淵廷臣庸人也初無所長但知觀望而將則姦人也考其平昔無所不為此輩烏可與之斷國論乎望加斥逐庶幾少杜搴枉之門至於和議則王倫實為謀主彼往來敵中至再四矣陛下

侍以為心腹信之如蓍龜令其為言自己二三事之
端倪盡亦可見更望仰念祖宗付託之重俯念億兆
愛戴之誠貴重此身無輕於蚤但務雪耻以思復讎
加禮其使厚資遣發諭以必得事實之意告以國人
皆曰不可之狀使彼悔禍果出誠心惟我所欲盡歸
于我然後徐議報之之禮亦未晚也如其變詐誘我
以虛詞則包藏終不可測便當厲将士保疆場自治
自彊以俟天時何為不成伏願陛下少忍而已自朝
廷有蚤已之議上下解體黨遂成蚤已之事則上下
必至離心人心既離何以立國伏願戒之重之於是

將廷臣皆不敢拜燾又面折如淵曰達觀其所舉君
薦七人皆北面張邦昌今囁嚅附會墮敵計他日必
背君親矣燾既力詆拜詔之議秦檜患之燾亦自知
得罪託疾在告檜使樓炤諭之曰北扉闕人欲以公
爲直院燾大駭曰果有此言愈不敢出矣檜不能奪
乃止和議成范如圭請遣使朝八陵遂命判大宗正
士㒟與燾偕行且命修奉令荆湖帥臣岳飛濟其役
燾與士㒟道武昌出蔡潁河南百姓懽迎夾道以喜
以泣曰久隔王化不圖今日復爲宋民九年五月至
永安諸陵朝謁如禮陵前石澗水久涸二使甫至忽

湧溢父老驚歎以為中興之兆壽等入栢城披鉏荆棘隨所葺治留二日而還自鄭州歷汴宋宿泗淮南以歸即奏疏曰金人之禍上及山陵雖殄滅之未足以雪此耻復此讎也陛下聖孝天至豈勝痛憤顧以梓宮兩宮之故方且與和未可遽言兵也祖宗在天之靈震怒既久豈容但已異時恭行天罰得無望於陛下乎自古戡定禍亂非武不可狼子野心不可保恃久矣伏望修武備俟釁隙起而應之雷掃風驅盡俘醜類以告諸陵夫如是然後盡天子之孝而為人子孫之責塞矣上問諸陵寢如何壽不對唯言萬世

不可忘此賊上黷然燾因請永固陵不用金玉大略謂
金玉珍寶聚而藏之固足以動人耳目又其為物自
當流布於世理必發露無足恠者上覽疏謂秦檜曰
前世厚葬之禍如循一軌朕斷不用金玉庶先帝神
靈有萬世之安燾又言頃劉豫初廢人情恟恟我斥
候不明坐失機會今又聞敵於淮陽作筏造繩索不
知安用諸將朝廷戒勿得遣間探遂不復遣我之動
息敵無不知敵之情狀我則不聞又見黃河船盡拘
北岸悉為敵用往來自若無一人敢北渡者頓飭邊
吏廣耳目先事而防又言鄜𤪌部伍皆西陲勁兵今

在河南尚可收用新疆租賦已蠲而使命絡繹推恩費用猶循兵興時例頗加裁損非甚不得已勿遣使以寬民力又論陝西諸帥不相下動輒喧爭請置一大帥統之庶首尾相應緩急可恃燾所言皆切中時病秦檜方主和惟恐少忤敵意悉置不問成都謀帥上諭檜曰張燾可第道遠恐其憚行檜以諭燾燾曰君命也焉敢辭十月以寶文閣學士知成都府兼本路安撫使付以便宜雖安撫一路而四川賦歛無藝者悉得蠲減陛辭奏曰蜀民困矣官吏從而誅剝之去朝廷遠無所赴愬俟臣至所部首宣德意但一路

咸霑惠澤上曰豈惟一路四川恤民事悉委卿壽因
言官吏害民者請先罷後劾上許之又言軍興十餘
年日不暇給令和議甫定願汲汲以政刑為先務上
曰當書之座右十年三月至成都在蜀四年戢貪吏
薄租賦撫雅州蕃部西邊不驚歲旱則發粟民得不
饑暇則修學校與諸生講論會有詔令宣撫司納契
丹降人壽為宣撫使胡世將言蜀地狹不能容前朝
常勝軍可為戒世將奏寢其事壽乞祠以李璆代之
壽自蜀歸卧家凡十有三年二十五年冬檜死舊人
在者皆起壽除知建康府兼行宫留守金陵積歲負

內庫錢帛鉅萬悉為奏免池有義子與父爭訟守昏謬繫父連年不決燾移大理出其守居二年進端明殿學士二十九年提舉萬壽觀兼侍讀以衰疾力辭不許除吏部尚書初上知普安郡王賢欲建為嗣顯仁皇后意未欲遲回久之顯仁崩上問燾方今大計燾曰儲貳者國之本也天下大計無踰於此上曰朕懷此久矣卿言契朕心開春當議典禮又勸上省賜子罷土木減冗吏止北貨上嘉獎之金使施宜生來燾奉詔館客宜生本閩人素聞燾名一見顧副使曰是南朝不拜詔者燾以首丘桑梓動之宜生於是漏

敵情燾密奏早為備先是御前置甲庫凡乘輿所需
圖畫什物有司不能供者悉聚焉日費不貲禁中既
有內酒庫釀殊勝酤賣其餘頗侵大農燾因對言甲
庫萃工巧以蕩上心酒庫酤良醞以奪官課且乞罷
減教坊樂工人數上曰卿言可謂責難於君明日悉
詔罷之屢以衰疾乞骸三十年以資政殿學士致仕
尋遷太中大夫給真奉三十一年八月落致仕復知
建康府時金人窺江建業民驚徙過半聞燾至人情
稍安尋詔沿江帥臣條上恢復事宜燾首陳十事大
率欲預備不虞持重養威觀釁而動期於必勝孝宗

受禪除同知樞密院遣子埏入辭詔肩輿至宮給扶
上殿首問為治之要言內治乃可外攘又乞命百執
條弊事詔從之令侍從臺諫集都堂給札以聞隆興
元年遷參知政事以老病不拜臺諫交章留之除資
政殿大學士提舉萬壽觀兼侍讀謁告將理許之及
家固求致仕後二年卒年七十五諡忠定燾外和內
剛帥蜀有惠政民祠之不忘始論和議歸之于天士
論歛然洎繳駁施廷臣之奏朝野復一辭歸重焉
黄中字通老邵武人幼受書一再輒成誦初以族祖
蔭補官紹興五年廷試言孝弟動上心擢進士第二

入授保寧軍節度推官二十餘年秦檜死乃召為校書郎歷遷普安恩平府教授中在王府時龍大淵已親幸中未嘗與之狎見則揖而退後他教授多蒙其力中獨不徙官遷司封員外郎兼國子司業芝草生武成廟官吏請以聞中不答官吏陰畫圖以獻宰相謂祭酒周綰與中曰治世之瑞抑而不奏何耶綰未對中曰治世何用此為綰退謂人曰黃司業之言精切簡當惜不為諫官充賀金生辰使還為祕書少監尋除起居郎累遷權禮部侍郎中使金回言其治汴宮必徙居見迫宜早為計上矍然宰相顧謂中曰沈

介歸殊不聞此何耶居數日中白宰相請以妄言侍
罪湯思退怒語侵中已乃除介吏部侍郎徙中以補
其處中猶以備邊為言又不聽遂請補外上不許曰
黄中恬退有守除左史且錫鞍馬金使賀天申節遽
以欽宗訃聞朝論俟使去發喪中馳白宰相此國家
大事臣子至痛一有失禮謂天下後世何竟得如禮
中自使還每進見輙言邊事又獨陳禦備方略高宗
稱善不數月金亮已擁衆渡淮中因入謝論淮西將
士不用命請擇大臣督師既而以殿帥楊存中為御
營使中率同列力論不可遣敵既臨江朝臣爭遣家

逃匿中獨晏然比敵退唯中與陳康伯家屬在城中衆慚服天申節上壽議者以欽宗服除當舉樂中言春秋君弑賊不討雖葬不書以明臣子之罪況欽宗實未葬而可遽作樂乎事竟寢兼給事中內侍遷官不應法諫官劉度坐論近習龍大淵忤旨補郡已復罷之中皆不書讀舉小相與媒孽中罷去尹穡希意詆中為張浚黨乾道改元中年適七十即告老以集英殿修撰致仕進敷文閣待制居六年上御講筵顧侍臣曰黄中老儒今居何許年幾許筋力或未衰耶召引對內殿問勞甚渥以為兵部尚書兼侍讀中前

在禮部嘗諫止作樂事中去卒用之至是又將錫宴遂奏申前說詔遣范成大使金以山陵為請中言陛下聖孝及此天下幸甚然欽廟梓宮置不問有所未盡上善其言不能用未滿歲有歸志乃陳十要道以為用人而不自用以公議進退人才察邪正廣言路核事實節用度擇監司懲貪吏陳方略考兵籍上亟稱善中力求去除顯謨閣提舉江州太平興國宮賜犀帶香茗除龍圖閣學士致仕凡邑里後生上謁必訓以孝弟忠信朱熹裁書以見有曰今日之來將再拜堂下惟公坐而受之俾進於門弟子之列則其之

志也其為人敬慕如此其後上手書遣使訪朝政闕
失進職端明殿學士屬疾手草遺表猶以山陵欽宗
梓宮為言深以人主之職不可假之左右為戒淳熙
七年八月庚寅卒年八十有五九月詔贈正議大夫
中有奏議十卷謚簡肅

孫道夫字太冲眉州丹稜人年十八貢辟雍時禁元
祐學坐收蘇氏文除籍再貢入優等張浚薦于高宗
召對道夫奏願修德以回天意定都以繫人心任賢
材圖興復以雪國耻上在越浚遣道夫奏事賜出身
改左承奉郎再詔對言漢中前瞰三秦後蔽巴蜀孔

明蔣琬出圖關輔未有不由漢中者今欲進兵陝右當先經營漢中荆南東連吳會北通漢沔號用武之國晉宋以來嘗倚為重鎮武帝亦以荆南居上流故以諸子居之今守江當先措置荆南時至則蜀漢師出秦隴荆楚師出宛洛陛下親御六軍由淮甸與諸將會咸陽孰能禦之上嘉納召試館職上諭宰相自渡江以來文氣未有如道夫者涵養一二年當命為詞臣除祕書正字權禮部郎官徽宗凶問禮儀多所草定尋權左司員外郎上問蜀中水運陸運孰便道夫奏水運遲而省費陸運速而勞民宣撫司初由水

運率石費錢十千後以為緩從陸起丁夫十數萬率
石費五十餘千上曰水運便行之遷校書郎出知懷
安軍乞罷都運司以寬民力罷戍兵以弭亂階罷泛
使以省浮費知資州宣撫鄭剛中薦其治行第一移
知蜀州盜不敢入境州產綾先是守以軍匠置機貫
絲鬻直民病之道夫斷其機遇事明了人目為水晶
燈籠九年不遷蓋非秦檜所樂也以吏部郎中入對
言蜀民二稅塩酒茶額之弊上納其言除太常少卿
假禮部侍郎充賀金正旦使金將敗盟詰秦檜存亡
及關陝買馬非約道夫隨事折之使還擢權禮部侍

郎上曰御自小官已為朕知第趙鼎與張浚相失後蜀士仕于朝者皆為沮抑繼自今有所見可數求對兼侍講奏敵有窺江淮意上曰朝廷待之甚厚彼以何名為兵端道夫曰彼金人身弑其父兄而奪其位興兵豈問有名臣願預為之圖宰相沈該不以為慮道夫每進對輙言武事該疑其引用張浚忌之道夫不自安請出除知綿州致仕卒年六十六道夫居官一意為民不可干以私仕宦三十年奉給多置書籍然性剛直喜面折不容人之短或以此少之云

曾幾字吉甫其先贛州人徙河南府幼有識度事親

孝母死蔬食十五年入太學有聲兄弼提舉京西南
路學事按部溺死無後特命幾將仕郎試吏部考官
異其文置優等賜上舍出身擢國子正兼欽慈皇后
宅教授遷辟雍博士除校書郎林靈素得幸作符書
號神霄録朝士爭趨之幾與李剛傅崧卿皆稱疾不
往視父之爲應天少尹庭無留訟閹人得旨取金而
無文書府尹徐處仁與之幾力爭不得靖康初提舉
淮東茶鹽高宗即位改提舉湖北徙廣西運判江西
提刑又改浙西會兄開爲禮部侍郎與秦檜力爭和
議檜怒開去幾亦罷逾月除廣西轉運副使徙京南

路盜駱科起郴之宜章郴桂皆頃峒宣撫司調兵未至謾以捷聞幾疏其實朝廷遣他將平之請閒得崇道觀復為廣西運判固辭僑居上饒七年檜死起為浙西提刑知台州治尚清淨民安之黃巖令受賄為兩吏所持令械吏寘獄一夕皆死幾詰其罪或曰令丞相沈該客也治之益急賀允中薦召對以疾辭除直秘閣歸故治未幾復召對幾言士氣久不振陛下欲起之於一朝矯枉者必過直雖有折檻斷鞅牽裾還笏若責直干譽者願加優容時帝懲檜擅權之弊方開言路應詔者衆幾懼有獲戾者先事陳之帝大

悅授祕書少監幾承平時已為館職去三十八年而復至須鬢皓白衣冠偉然每會同舍多談前輩言行臺閣典章薦紳推重焉詔修神宗實訓書成奏薦帝稱善擢禮部侍郎兄楙開皆嘗貳春官幾復為之入以為榮吳越大水地震幾舉唐貞元故事反覆論奏帝韙其言他日謂幾曰前所進陸贄事甚切已遣漕臣振濟矣引年請謝上曰卿氣貌不類老人姑為朕留謝曰臣無補萬一惟進退有禮尚不負陛下拔擢上閔勞以事提舉玉隆觀紹興二十七年也除集英殿修撰又三年升敷文閣待制金犯塞中外大震

帝召楊存中偕宰執對便殿論以將散百官浮海避之左僕射陳康伯持不可存中言敵空國遠來已闖淮甸此正賢智馳騖不足之時臣願率先將士北首死敵帝喜遂定議親征下詔進討有欲遣使詣敵求緩師者幾號言增幣請和無小益有大害為朝廷計正當嘗膽枕戈專務節儉經武外一切置之如是雖北取中原可也且前日詔諸將傳檄數金君臣如叱奴隸何辭可與之和耶帝壯之孝宗受禪幾又上疏數千言將召屢請老乃遷通奉大夫致仕擢其子逮為浙西提刑以便養乾道二年卒年八十二謚文清

幾三仕嶺表家無南物入稱其廉早從舅氏孔文仲武仲講學初佐應天時諫官劉安世亡恙黨禁方厲無敢窺其門者幾獨從之談經論事與之合避地衡嶽又從胡安國游其學益粹為文純正雅健詩尤工有經說二十卷文集三十卷二子逢仕至司農卿逮亦終敷文閣待制而逢最以學稱

開字天游少好學善屬文崇寧間登進士第調真州司戶累遷國子司業擢起居舍人權中書舍人掖垣草制多所論駁忤時相意左遷太常少卿責監大寧監鹽井匹馬之官不以自卑召還時相復用事監杭

州市易務除直秘閣知和州徙知恩州請祠得鴻慶
宮判南京國子監復為中書舍人罷提舉洞霄宮欽
宗即位除顯謨閣待制提舉萬壽觀知潁昌府兼京
西安撫使奪職奉祠建炎初復職知潭州湖南安撫
使踰年求去復得鴻慶宮起知平江府廣東經略安
撫使奉詔駐潮陽招捕虔冦訖事乃之鎮居二年盡
平群盜提舉太平觀復以中書舍人召首論自古興
衰撥亂之主必有一定之論然後能成功願講明大
計使議論一定斷而必行則功烈可與周宣侔矣又
論車駕撫巡東南重兵所聚限以大江敵未易遽犯

其所窺伺者全蜀也一失其防陛下不得高枕而卧矣願擇重臣與吴玠協力固護全蜀憂請去進寳文閣待制知鎮江府兼沿江安撫使召為刑部侍郎言太祖懲五季尾大不掉之患畿甸屯營倍于天下周廬宿衛領以三衙今禁旅單弱願参舊制增補之帝悉嘉納遷禮部侍郎兼直學士院時秦檜專主和議開當草國書辨視體制非是論之不聽遂請罷改兼侍讀檜嘗招開慰以温言且曰主上虚執政以待開曰儒者所爭在義苟為非義高爵厚禄弗顧也願聞所以事敵之禮檜曰若高麗之於本朝耳開曰主上

以聖德登大位臣民之所推戴列聖之所聽聞公當
彊兵富國尊主庇民奈可自卑辱至此非開所敢聞
也又引古誼以折之檜大怒曰侍郎知故事檜獨不
知耶他日開又至政事堂問計果安出檜曰聖意已
定尚何言公自取大名而去如檜第欲濟國事耳然
猶以梓宮未還母后欽宗未復詔侍從臺諫集議以
聞開上疏略曰但當修德立政嚴於為備以我之仁
敵彼之不仁以我之義敵彼之不義以我之戒懼敵
彼之驕泰真積力久如元氣固而病自消大陽升而
陰自散不待屈已陛下之志成矣不然恐非在天之

靈與太后淵聖所望於陛下者也檜曰此事大係安危開曰今日不當說安危只當論存亡檜矍然會樞密編修胡銓上封事瀆詆檜極稱開由是罷以寶文閣待制知婺州開言議論妄發實緣國事力請歸檜議奪職同列以為不可提舉太平觀知徽州以病免居閒十餘年黃達如請籍和議同異為士大夫升黜即擢達如監察御史首劾開褫職引年請還政僅復祕閣修撰卒年七十一檜死始復待制盡還致仕遺表恩數開孝友厚族信于朋友其守歷陽也從游酢學日讀論語求諸言而不得則反求諸心每有會意

欣然忘食其留南京劉安世一見如舊定交終身故立朝遇事臨大節而不可奪師友淵源固有所自云

句濤字景山成都新繁人登崇寧二年進士第調嘉州法掾川陝鑄錢司屬官建炎初通判黔州田祐恭兵道境上濤白守燕劳之祐恭感恩屬下郡得以無犯湖湘賊王闢破秭歸桑仲郭守忠攻茶務箭窠砦將犯夔門夔兵素單弱宣司檄祐恭捍禦濤帥黔兵佐之賊潰去宣撫張浚奏濤知巴州不赴翰林侍讀學士范冲薦召見論五事除兵部郎中七年遷右司郎官兼校正日食上言八月遷起居舍人以足疾命

閤門賜墩待班九月兼權中書舍人時沿邊久宿兵
江浙罷於餽餉荆襄淮楚多曠土濤因進羊祜屯田
故事事下諸大將於是邊方議行屯田淮西都統制
劉光世乞罷丞相張浚欲以吕祉代之濤謂祉疎庸
淺謀必敗事莫若就擇將士素所推服者用之否則
劉錡可浚不納祉至果以輕易失士心未幾酈瓊叛
祉死於亂浚聞之夜半召濤愧謝時帝駐蹕建康欲
亟還臨安濤入見曰今江淮列戍十餘萬苟付託得
人可無憂顧適此危疑詎宜輕退以啓敵心因薦劉
錡帝即命以其衆鎮合肥川陜宣撫使吴玠言都轉

運使李迨朘刻賞格迨亦奏玠苛費帝以問濤濤曰
玠忠在西蜀縱費寧可覈第移迨他路可爾帝然之
會金人廢劉豫金房鎮撫使郭浩遣其弟沔奏事濤
察沔警敏可仗乞詔諭陝右諸將乘機南歸帝命濤
草詔沔持以往聞者流涕十二月除中書舍人八年
除史館修撰重修哲宗實錄帝諭之曰昭慈聖獻皇
后病革朕流涕問所欲言后愴然謂朕曰吾逮事宣
仁聖烈皇后見其任賢使能約己便民憂勤宗社踈
遠外家古今母后無與為比不幸姦邪罔上史官蔡
卞等同惡相濟造謗史以損聖德誰不切齒在天之

靈亦或介介其以筆屬正臣亟從刪削以信來世朕痛念遺訓未嘗一日輒忘今以命卿濤奏數十年來宰相不學無術邪正貿亂所以姦臣子孫得逞其私智幾亂裕陵成書非賴陛下聖明則任申必先有過嶺之謫臣亦恐復蹈媒櫱之禍帝慰勉之六月實錄成進一秩就館賜宴復修徽宗實錄以中書舍人呂本中爲薦丞相趙鼎諭旨宜婉辭紀載濤曰崇寧大觀大臣誤國以稔今禍籍有隱諱如天下野史何七月除給事中求去以徽猷閣待制知池州改提舉江州太平觀俄除荆湖北路安撫使知潭州秦檜嘗令

入諭意欲與共政濤以書謝之檜諷言劾之不報濤上書論時事之害政者大臣密諭王倫變易地界一也蔡攸之妻近居臨平咫尺行都略不畏避二也小大之臣凡在謫籍皆已甄叙悉如京黼尚蒙寛宥今侍從之臣初無大過理宜牽復三也河南故地復歸中國新附之民延頸徳澤承流之寄當加精選四也臺諌為耳目之司令宰相引援皆同舍之舊倚為鷹犬五也帝歎其忠直賜以繒綵茶藥且令事有大於此者悉以聞秩滿提舉太平觀十一年帝謂秦檜曰向濤久閑性喜泉石可進職與一山水近郡檜對永

嘉有天台鴈蕩之勝帝曰永嘉太遠其以湖州命之俄以疾卒年五十九遺表聞帝震悼顧近臣曰句濤死矣惜哉贈左太中大夫濤身長七尺風貌偉然頎以忠亮自許國有大議帝必委心延訪往復酬詰率漏下數刻始罷料邊情如在目前知名之士多所薦進有文集十卷西掖制書十卷奏議十卷

李彌遜字似之蘇州吳縣人弱冠以上舍登大觀三年第調單州司戶再調陽穀簿政和四年除國朝會要所檢閱文字引見特遷校書郎充編修六典校閱累官起居郎以封事剴切貶知廬山縣改奉嵩山祠

廢斥隱居者八載宣和末知冀州金人犯河朔諸郡
皆警備彌遜捐金帛致勇士修城堞決河護塹邀擊
其遊騎斬首甚衆兀朮北還戒師毋犯其城靖康元
年召為衛尉少卿出知瑞州二年建康府牙校周德
叛執師宇文粹中殺官吏嬰城自守勢猖獗彌遜以
江東判運領郡事單騎扣賊闉以蠟書射城中招降
賊通款開關迎之彌遜諭以禍福勉使勤王時李綱
行次建康共謀誅首惡五十人撫其餘黨一郡帖然
改淮南運副後奉興國宮祠知饒州召對首奏當堅
定規模排斥姦言又謂朝廷一日無事幸一日之安

一月無事幸一月之安欲求終歲之安已不可得況能定天下大計乎帝嘉其讜直輔臣有不悅者以直寶文閣知吉州陛辭帝曰朕欲留卿大臣欲重試卿民事行召卿矣七年秋遷起居郎彌遜自政和末以上封事得貶垂二十年及復居是職直前論事鯁切如初冬試中書舍人奏六事曰固藩維以禦外侮嚴禁衛以尊朝廷練兵以壯國勢節用以備軍食收民心以固根本擇守帥以責實效時駐蹕未定有旨料舟給卒以濟宮人彌遜繳奏曰六飛雷動百司豫嚴時方孔艱宜以宗社為心不宜於內侍細故更勤聖

慮事雖至微懼傷大體帝嘉納之試戶部侍郎秦檜再相惟彌遜與吏部侍郎晏端復有憂色八年彌遜上疏乞外甚力詔不允趙鼎罷相檜專國贊帝決策通和金國遣烏陵思謀等入界索禮甚悖軍民皆不平人言紛紛檜於御榻前求去欲要決意亟已從和樞密院編修官胡銓上疏乞斬檜校書郎范如圭以書責檜曲學背師忘讎辱國禮部侍郎曾開抗聲引古誼以折檜相繼貶逐彌遜請對言金使之請和欲行君臣之禮有大不可帝以為然詔廷臣大議即日入奏彌遜手疏力言陛下受金人空言未有一毫之

得乃欲輕祖宗之付託屈身委命自同下國而尊奉之倒持太阿授人以柄危國之道而謂之和可乎借使金人姑從吾欲假以目前之安異時一有無厭之求意外之欲從之則害吾社稷之計不從則釁端復開是今日徒有屈身之辱而後患未已又言陛下率國人以事讎將何以責天下忠臣義士之氣力陳不可者三檜嘗邀彌遜至私第曰政府方虛負茍和好無異議當以兩地相浼答曰彌遜受國恩深厚何敢見利忘義顧今日之事國人皆不以為然獨有一去可報相公檜默然次日彌遜再上疏言愈切直又言

送伴使揣摩迎合不恤社稷乞別選忠信之人協濟國事檜大怒彌遜引疾帝諭大臣留之時和議已決附會其說者至謂向使明州時主上雖百拜亦不問議論靡然賴彌遜廷爭檜雖不從亦憚公論再與金使者計議和不受封冊如宰相就館見金使受其書納入禁中多所降殺惟君臣之禮不得盡爭九年春再上疏乞歸田以徽猷閣直學士知端州改知漳州十年歸隱連江西山是歲兀朮分四道入侵明年又侵淮西取壽春竟如彌遜言十二年檜秉金兵既敗收諸路兵復通和好追仇向者盡言之臣嫉言者論

彌遜與趙鼎王庶曾開四人同沮和議於是彌遜落職十餘年間不通時相書不請磨勘不乞任子不序封爵以終其身常憂國無怨懟意二十三年卒朝廷思其忠節詔復敷文閣待制有奏議三卷外制二卷議古三卷詩十卷弟彌大

彌大字似矩登崇寧三年進士第以大臣薦召對除校書郎遷監察御史假太常少卿充契丹賀正旦使時傳聞燕民欲歸漢徽宗遣彌大覘之使還奏所聞有二或謂彼主淫刑滅親種類畔離女真侵迫國勢危殆為可取或謂下詔罪己擢用耆舊招赦盜賊國

李俊寫

尚有人未可取莫若聽其自相攻併遷起居郎試中書舍人同修國史童貫宣撫永興走馬承受白鍔侍貫不報師期朝廷止從溥責彌大繳奏以為邊報不至非朝廷福鍔坐除名彌大亦出知光州移知鄂州召為給事中兼校正御前文籍詳定官拜禮部侍郎金人大舉入侵李綱定城守之策命彌大為參議與綱不合罷未幾除刑部尚書初朝廷許割三鎮畀金人既而遣种師道師中援河北姚古援河東彌大上疏乞起河東西境麟府諸郡及陝西兵以濟古之師起河東路及京東近郡兵以濟師道師中之師為腹

背攻刼之圖遂除彌大河東宣撫副使張師正領勝
捷軍敗於河東潰歸彌大誅之復遣餘卒援真定餘
卒叛宣撫罷命彌大知陝州河東破小將李彥先來
謁言軍事彌大壯之留為將戍崤澠間以遏敵詔遣
使召援彌大未敢進會永興帥范致虛糾兵勤王檄
彌大充諸道計議行至方城道阻乃率衆赴大元帥
府建炎元年除知淮寧府到郡未幾杜用等夜叛彌
大縋城出賊散乃還坐貶秩尋召為吏部侍郎帝如
杭州命權紹興府試戶部尚書兼侍讀呂頤浩視師
以彌大為參謀官彌大奏王導謝安為都督未嘗離

朝廷今邊圉幸無他頤浩不宜輕動又言已為天子從官非宰相可辟乞於諸軍悉置軍正如漢朝故事以察官郎官為之陛下必欲留臣當別為一司伺察頤浩過失忤旨出知平江府中丞沈與求劾彌大謀間君臣安自尊大奪職歸起知靜江府奏廣西邊防利害入為工部尚書未幾罷去廣西提刑韓璜劾其在靜江日斷強盜死罪引絞入斬貶兩秩紹興十年卒年六十一

論曰宋既南渡日以徽宗梓宮及韋后為念秦檜主和甘心屈己張燾連章論列謀深慮遠其言取必於

天豈忘宗社之讎哉亦曰相時而動耳惜其利澤專於蜀也黃中不黨不阿明察料敵立朝忠實退不忘君道夫受知張浚憂國而不為身謀曾幾積學潔行風節凜凜陳嘗膽枕戈之言以贊親征亦壯矣哉勾濤直節正論不受檜私潔身歸老彌遜會開同沮和議廢絀以沒無怨懟心所謂臨大節而不可奪者歟

列傳卷第一百四十一

宋史三百八十二

李俊寫

列傳卷第一百四十二　宋史三百八十三

開府儀同三司上柱國錄軍國重事前中書右丞相監修國史領經筵事都總裁臣脫脫等奉
勅修

陳俊卿　虞允文　辛次膺

陳俊卿字應求興化人幼莊重不妄言笑父死執喪如成人紹興八年登進士第授泉州觀察推官服勤職業同僚宴集恒謝不往一日郡中失火守汪藻走視之諸椽屬方飲其所俊卿輿卒亦假之行於是例以後至被詰俊卿唯唯攉謝已而知其實問故俊卿曰某不能止同僚之行又資其僕安得為無過時公

方盛怒其忍幸自解重人之罪乎澡歎服以為不可
及秩滿秦檜當國察其不附己以為南外睦宗院教
授尋添通判南劍州未上而檜死乃以校書郎召孝
宗時為普安郡王高宗命擇端厚靜重者輔導之除
著作佐郎兼王府教授講經輒寓規戒正色特立王
好鞠戲因誦韓愈諫張建封書以諷王敬納之累遷
監察御史殿中侍御史首言人主以兼聽為美必本
至公人臣以不欺為忠必達大體御下之道恩威並
施抑驕將作士氣則紀綱正而號令行矣遂劾韓仲
通本以獄事附檜冤陷無辜檜黨盡逐而仲通獨全

劉寶總戎京口恣措尅且拒命不分戍二人遂抵罪湯思退專政俊卿言冬日無雲而雷宰相上不當天心下不厭人望詔罷思退時災異數見金人侵軼之勢已形俊卿乃疏言張浚忠藎白首不渝竊聞讒言其陰有異志夫浚之得人心伏士論爲其忠義有素反是則人將去之誰復與爲變乎疏入未報因請對力言之上始悟數月以浚守建康又言内侍張去爲陰沮用兵且陳避敵計搖成筭請按軍法上曰卿可謂仁者之勇除權兵部侍郎金主亮渡淮俊卿受詔整浙西水軍李寶因之遂有膠西之捷亮死詔俊卿

治淮東堡砦屯田所過安輯流亡金主褒新立申舊好廷臣多附和議俊卿奏和戎本非得已若以得故疆為實利得之未必能守是亦虛文而已今不若先正名名正則國威彊歲幣可損因陳選將練兵屯田減租之策擇文臣有膽略者為參佐俾察軍政習戎務以儲將材孝宗受禪言為國之要有三用人賞功罰罪所以行之者至公而已願留聖意遷中書舍人時孝宗志在興復方以閫外事屬張浚以俊卿忠義沈靖有謀以本職充江淮宣撫判官兼權建康府事奏曰吳璘孤軍深入敵悉衆拒戰久不決危道也兩

淮事勢已急盡分遣舟師直擣山東彼必還師自救而璘得乘勝定關中我及其未至潰其腹心此不世之功也會主和議方堅詔璘班師亦召俊卿奏陳十事定規模振紀綱勵風俗明賞罰重名器遵祖宗之法蠲無名之賦隆興初元建都督府俊卿除禮部侍郎參贊軍事張浚切謀大舉北伐俊卿以為未可會諜報敵聚糧邊地諸將以為秋必至宜先其未動舉兵浚乃請于朝出師已而邵宏淵果以兵潰俊卿退保揚州主和議者幸其敗橫議摇之浚上疏待罪俊卿亦乞從坐詔貶兩秩諫臣尹穡附思退議罷浚都

李俊寫

督改宣撫使治揚州俊卿奏浚果不可用別屬賢將若欲責其後効降官示罰古法也今削都督重權寘揚州死地如有奏請臺諫沮之人情解體尚何後効之圖議者但知惡浚而欲殺之不復為宗社計願下詔戒中外協濟使浚自効疏再上上悟即命浚都督且召為相卒為思退穡所擠遣視師江淮俊卿累章請罷以寶文閣待制知泉州請祠提舉太平興國宮思退既竄太學諸生伏闕下乞召俊卿乾道元年入對上勞撫之因極論朋黨之弊除吏部侍郎同修國史論人才當以氣節為主氣節者小有過當容之邪

佞者甚有才當察之錢端禮起戚里為參政竊相位
甚急館閣之士上疏斥之端禮遣客密告俊卿已即
相當引共政深拒不聽翌日進讀寶訓適及外戚因
言本朝家法外戚不預政有深意陛下宜謹守上首
肯端禮憾之知建康府逾年授吏部尚書時上未能
屏鞠戲將游獵白石俊卿引漢桓靈唐敬穆及司馬
相如之言力以為戒上喜曰備見忠讜朕決意用卿
矣朕在藩邸知卿為忠臣俊卿拜謝受詔館金使遂
拜同知樞密院事時曾覿龍大淵怙舊恩竊威福士
大夫頗出其門及俊卿館伴大淵副之公見外不交

一語大淵納謁亦謝不接洪邁白俊卿入言鄭聞除右史某當除某官信乎詰所從邁以淵覿告具以邁語質於上上曰朕曷嘗謀及此輩必竊聽得之有旨出淵覿中外稱快金移文邊吏取前所俘俊卿請報以誓書云俘虜叛亡是兩事俘虜發已多叛亡不應遣且本朝兩淮民上國俘虜亡慮數萬本朝未嘗以為言恐壞和議使兩境民不安或至交兵則曲直勝負有在矣鎮江軍帥戚方刻削軍士俊卿奏內臣中有主方者當併懲之即詔罷方以內侍陳瑶李宗回付大理究贓狀十一月當郊而雷上內出手詔戒飭大

臣葉顒魏杞坐罷俊卿參知政事時四明獻銀鑛將召治工即禁中鍜之俊卿奏不務帝王之大而屑屑有司之細恐為有識所窺從官梁克家莫濟俱求補外俊卿奏二人皆賢其去可惜於是劾奏洪邁姦險讒佞不宜在左右罷之減福建鈔鹽罷江西和糴廣西折米鹽錢蠲諸道宿逋金穀錢帛以巨萬計於是政事稍歸中書矣龍大淵死上憐曾覿欲召之俊卿曰自出此兩人中外莫不稱頌今復召必大失天下望臣請先罷遂不召殿前指揮使王琪被旨按視兩淮城壁還薦和州教授劉甄夫得召俊卿言琪薦兵

將官乃其職教官有才何預琪事會揚州奏琪傳旨
增築城已訖事俊卿請於上未嘗有是命俊卿曰若
詐傳上旨非小故奏入主萬幾豈能盡防閑所恃
者紀綱號令賞罰耳不誅琪何所不爲琪削秩罷官
先是禁中密旨直下諸軍宰相多不預聞内官張方
事覺俊卿奏自今百司承御筆處分事須奏審方行
從之既而以内諸司不樂收前命俊卿言張方王琪
事聖斷已明忽諭臣曰禁中取一飲一食必待申審
豈不留滯臣所慮者命令之大如三衙發兵戶部取
財豈爲宮禁細微事臣等備數出内陛下命令耳凡

奏審欲取決陛下非臣欲專之且非新條申舊制耳已行復收中外惶惑恐小人以疑似激聖怒上曰朕豈以小人言疑卿等耶同知樞密院事劉珙進對爭辨激切忤旨既退手詔除珙端明殿學士奉外祠俊卿即藏去密具奏前日奏劄臣實草定以為有罪臣當先罷珙之除命未敢奉詔陛下即位以來納諫諍體大臣皆盛德事今珙以小事獲罪臣恐自此大臣皆阿順持祿非國家福上色悔久之命珙帥江西俊卿退自劾上手札留之且曰卿雖百請朕必不從四年十月制授尚書右僕射同中書門下平章事兼樞

密使俊卿以用人為己任所除吏皆一時選獎廉退抑奔競或才可用資歷淺密薦於上未嘗語人每接朝士及牧守自遠至必問以時政得失人才賢否虞允文宣撫四川俊卿薦其才堪相五年正月上召允文為樞密使至則以為右相俊卿為左相允文建議遣使金以陵寢為請俊卿面陳復手疏以為未可上御弧矢弦激致目眚六月始御便殿俊卿疏曰陛下經月不御外朝口語籍籍皆輔相無狀不能先事開陳虧損聖德陛下憂勤恭儉清靜寡欲前代英主所不能免者皆屏絕顧於騎射之末猶未能忘臣知非

樂此志圖恢復故俯而從事以閱武備激士氣耳碩
陛下任智謀明賞罰恢信義則英聲義烈不越尊俎
固已震慴敵人於萬里之遠豈待區區騎射於百步
閒哉陛下一身宗社生靈之休戚繫焉顧以今日之
事永為後戒曾覿官滿當代俊卿預請處以浙東總
管上曰覿意似不欲為此官俊卿曰前此陛下去二
人公論甚愜顧捐私恩伸公議覿怏怏而去樞密承
旨張說為親戚求官憚俊卿不敢言會在告請於允
文得之俊卿聞救已出語吏留之說皇恐來謝允文
亦愧猶為之請俊卿竟不與說深憾之吏部尚書汪

應辰與允文議事不合求去俊卿數奏應辰剛毅正直可為執政上初然之後竟出應辰守平江自是上意卿允文而俊卿亦數求去明年允文復申陵寢之議上手札諭俊卿俊卿奏陛下痛念祖宗思復故疆臣雖疲駑豈不知激昂仰贊聖謨然於大事欲計其萬全俟一二年間吾之事力稍充乃可不敢迎合意指誤國事即杜門請去以觀文殿大學士帥福州陛辭猶勸上遠佞親賢修政攘敵泛使未可輕遣既去允文卒遣使終不得要領曾覿亦召還建節鉞躋保傅而士大夫莫敢言俊卿至福州政尚寬厚嚴於治

盜海道晏清以功進秩轉運判官陳峴建議改行鈔
鹽法俊卿移書宰執極言福建鹽法與淮浙異遂不
果行明年請祠提舉洞霄宮歸第癸屋數楹怡然不
介意淳熙二年再命知福州累章告歸除特進起判
建康府兼江東安撫召對垂拱殿命坐賜茶因從容
言曰將帥當由公選臣聞諸將多以賄得曾覿王抃
招權納賄進人皆以中批行之贓吏已經結勘而內
批改正將何所勸懲上曰卿言甚當朝辭奏曰去國
十年見都城穀賤人安惟士大夫風俗大變上曰何
也俊卿曰向士大夫奔覿抃之門十纔一二尚畏人

知令則公然趨附已七八不復顧忌矣人材進退由私門大非朝廷美事上曰朴則不敢覬覦雖時或有請朕多抑之自今不復從矣俊卿曰此曹聲勢既長侍從臺諫多出其門毋敢為陛下言臣恐壞朝廷紀綱發有司法度敗天下風俗累陛下聖德命二府飲餞浙江亭俊卿去建康十五年父老喜其再來為政寬簡罷無名之賦時御前多行白劄用左右私人持送俊卿奏非便上手札奨諭除少保判建康府如故八上章告老以少師魏國公致仕十三年十一月薨年七十四方屬疾手書示諸子云遺表止謝聖恩勿祈

恩澤及功德勿請謚樹碑上聞嗟悼輟視朝贈太保
命本路轉運司給葬事賜謚正獻俊卿孝友忠敬得
於天資清嚴好禮終日無惰容平居恂恂若不能言
而在朝廷正色危論分別邪正斥權勢無顧避凡所
奏請關治亂安危之大者雅善汪應辰李燾尤敬朱
熹屢嘗論薦其薨也熹不遠千里往哭之又狀其行
有集二十卷子五人宓有志于學終承奉郎朱熹爲
銘其墓宓自有傳

虞允文字彬甫隆州仁壽人父祺登政和進士第仕
至太常博士潼川路轉運判官允文六歲誦九經七

歲能屬文以父任入官丁母憂哀毀骨立既葬朝夕哭墓側墓有枯桑兩烏來巢念父之鰥且疾七年不調跬步不忍離左右父死紹興二十三年始登進士第通判彭州權知黎州渠州秦檜當國蜀士多屛棄檜死高宗欲收用之中書舍人趙逵首薦允文召對謂人君必畏天必安民必法祖宗又論士風之弊以文章進必抑其輕浮以言語進必黜其巧僞以政事進必去其苛刻庶可任重致遠且極論四川財賦科納之弊上嘉納之除祕書丞累遷禮部郎官金主亮修汴已有南侵意王綸還言敵恭順和好湯思退再

拜賀置邉備不問及金使施宜生頗泄敵情張燾密
奏之亮又隱畫工圖臨安湖山以歸亮賦詩情益露
允文上疏言金必敗盟兵出有五道願詔大臣豫思
備禦時三十年正月也十月借工部尚書充賀正使
與館伴賓射一發破的衆驚異之允文見運糧造舟
者多辭歸亮曰我將看花洛陽允文還奏所見及亮
語中言淮海之備除中書舍人直學士院三衙管軍
以宦寺充承受允文言自古人主大權不移於姦臣
則落於近倖秦檜盜權十有八年檜死權歸陛下邇
來三衙交結中官宣和明受厥鑒未遠上大悟立罷

之金使王全高景山來賀生辰口傳亮悖慢語欲得淮南地索將相大臣議事於是召三衙大將趙密等議舉兵侍從臺諫集議宰臣陳康伯傳上旨今日更不問和與守直問戰當如何遣成閔為京湖制置使將禁衛五萬禦襄漢上流乞文曰兵來不除道敵為虗聲以分我兵戍其出淮姦謀爾不聽卒遣閔七月金主亮徙汴乞文復語康伯閔軍約程在江池宜令到池者駐池到江者駐江若敵兵出上流則荊湖之軍捍於前江池之軍援於後若出淮西則池之軍出巢縣江州軍出無為可為淮西援是一軍而兩用之

康伯然其說而閔軍竟屯武昌九月金主命李通為
大都督造浮梁于淮水上金主自将兵號百萬氊帳
相望鉦鼓之聲不絕十月自渦口渡淮先是劉錡措
置淮東王權措置淮西至是權首棄廬州錡亦回揚
州中外震恐上欲航海陳康伯力賛親征是月戊午
樞臣葉義問督江淮軍允文參謀軍事權又自和州
遁歸錡回鎮江盡失兩淮矣十一月壬申金主率大
軍臨采石而别以兵爭瓜洲朝命成閔代錡李顯忠
代權錡權皆召義問被旨命允文往蕪湖趣顯忠交
權軍且犒師采石時權軍猶在采石丙子允文至采

石權已去顯忠未來敵騎充斥我師三五星散解鞍束甲坐道旁皆權敗兵也允文謂坐待顯忠則誤國事遂立招諸將勉以忠義曰金帛告命皆在此待有功衆曰今既有主請死戰或曰公受命犒師不受命督戰他人壞之公任其咎乎允文叱之曰危及社稷吾將安避至江濱見江北已築高臺對植降旗二繡旗二中建黃屋亮踞坐其下諜者言前一日刑白黑馬祭天與衆盟以明日濟江晨炊玉麟堂先濟者予黃金一兩時敵兵實四十萬馬倍之宋軍纔一萬八千允文乃命諸將列大陣不動分戈船為五其二並

東西岸而行其一駐中流藏精兵代戰其二藏小港備不測部分甫畢敵已大呼亮操小紅旗麾數百艘絶江而來瞬息抵南岸者七十艘直薄宋軍軍小卻允文入陣中撫時俊之背曰汝膽略聞四方立陣後則兒女子爾俊即揮雙刀出士殊死戰中流官軍亦以海鰌船衝敵舟皆平沉敵半死半戰日暮未退會有潰軍自光州至允文授以旗鼓從山後轉出敵疑援兵至始遁又命勁弓尾擊追射大敗之僵尸凡四千餘殺萬戶二人俘千戶五人及生女真五百餘人敵兵不死于江者亮悉敲殺之怒其不出江也以捷

李俊寫

聞犒将士謂之曰敵今敗明必復來夜半部分諸将
分海舟縋上流別遣兵截楊林口丁丑敵果至因夾
擊之復大戰焚其舟三百始遁去再以捷聞既而敵
遣偽詔來諭王權似有宿約允文曰此反間也仍復
書言權已寘典憲新将李世輔也願一戰以決雌雄
亮得書大怒遂焚龍鳳車斬梁漢臣及造舟者二人
乃趨瓜洲漢臣教亮濟江者也顯忠至自蕪湖允文
語之曰敵入揚州必與瓜洲兵合京口無備我當往
公能分兵相助乎顯忠分李捧軍萬六千往京口葉
義問亦命楊存中将所部來會允文還建康即上疏

言敵敗於采石將徼幸於瓜洲今我精兵聚京口持
重待之可一戰而勝乞少緩六飛之發甲申至京口
敵屯重兵滁河造三牐儲水深數尺塞瓜洲口時揚
存中成閔邵宏淵諸軍皆聚京口不下二十萬惟海
鰌船不滿百戈船半之允文謂遇風則使戰船無風
則使戰艦數少恐不足用遂聚材治鐵改修馬船為
戰艦且借之平江命張深守滁河口扼大江之衝以
苗定駐下蜀為援庚寅亮至瓜洲允文與存中臨江
按試命戰士踏車船中流上下三周金山回轉如飛
敵持滿以待相顧駭愕亮笑曰紙船耳一將跪奏南

軍有備未可輕頓駐揚州徐圖進取亮怒欲斬之哀謝良久杖之五十乙未亮為其下所殺初亮在瓜洲聞李寶由海道入膠西成閔諸軍方順流而下亮愈怒還揚州召諸將約三日濟江否則盡殺之諸將謀曰進有渰殺之禍退有敲殺之憂柰何有萬戴者曰殺郎主與南宋通和歸鄉則生矣衆曰諾亮有紫茸細軍不臨陣恒以自衛衆患之有蕭遮巴者紿之曰淮東子女玉帛皆聚海陵且嗾使往細軍去而亮死丙申敵人退屯三十里遣使議和己亥奏聞召入對上慰藉嘉歎謂陳俊卿曰虞允文公忠出天性朕之

裴度也詔免扈從往兩淮措置允文至鎮江奏收兩淮三策不報明年正月上至建康尋議回鑾詔以楊存中充江淮荆襄路宣撫使允文副之給舍繳存中除命於是允文充川陝宣諭使陛辭言金亮既誅新主初立彼國方亂天相我恢復也和則海內氣沮戰則海內氣伸上以為然允文至蜀與大將吳璘議經畧中原璘進取鳳翔復華州金治兵爭陝西新復州郡蜀士欲棄之允文持不可孝宗受禪朝臣有言西事者謂官軍進討東不可過寶雞北不可過德順且欲用忠義人守新復州郡官軍退守蜀口允文爭之

不得吴璘遂歸河池蓋用參知政事史浩議欲盡棄陝西臺諫袁季任古附和其說允文再上䟽大畧言恢復莫先於陝西陝西五路新復州縣又係於德順之存亡一旦棄之則窺蜀之路愈多西和階成利害至重前後凡十五䟽且移書陳康伯康伯牽於同列不能回也上將召允文問陝西事執政忌其來以顯謨閣直學士知夔州尋又命奏事隆興元年入對史浩既素主棄地及拜相亟行之且親為詔有曰棄雞肋之無多免狼心之未已允文入對言今日有八可戰上問及棄地允文以笏畫地陳其利害上曰此史

浩誤朕以數文閣待制知太平州尋除兵部尚書湖
北京西宣撫使改制置使時朝廷遣盧仲賢使金議
和湯思退又欲棄唐鄧海泗手詔謂唐鄧非險要可
寘度外允文五上䟽力爭思退怒即奏曰此皆以利
害不切於己大言誤國以邀美名宗社大事豈同戲
劇上意遂定思退陽請召允文實欲去之也允文上
印猶以四州不可棄爲請乞致仕詔以顯謨閣學士
知平江府思退竟決和議割唐鄧二年金兵復至思
退貶上悔不用允文言陳俊卿亦薦允文堪大用除
端明殿學士同簽書樞密院事乾道元年拜參知政

事無知樞密院事是秋金遣完顏仲有所議偃蹇不
敬允文請斬之廷有異論不果會錢端禮受李宏玉
帶事連允文為御史童服所論罷政奉祠西歸三年
二月召至闕除知樞密院事兼參知政事吳璘卒議
擇代上諭允文曰吳璘既卒汪應辰恐不習軍事無
以易卿凡事不宜効張浚迂闊軍前事卿一一親臨
之即拜資政殿大學士四川宣撫使尋詔依舊知樞
密院事歸蜀一月召至闕不數月復使蜀太上賜御
書聖主得賢臣頌上又為之製跋陛辭復以所御雙
旌及甲胄賜焉過郢奏築黃鷹山城過襄陽奏修府

城八月至漢中又徃沔陽九月至益昌先被手詔戒
九事洎至蜀悉奉而行尤以軍政為急又奏閱實諸
軍第其壯怯為三上備戰中下備輜重老者少者不預
汰兵凡萬人減緡錢四百萬汰去兵有勞績者置員
闕處之興洋義士民兵也紹興初以七萬計大散之
戰將不授甲驅之先官軍死亡略盡命利帥晁公武
覈實得二萬三千九百餘人又得陝西弓箭手法參
紹興制為一書俾將吏守之以馬政付張松奏依舊
制分茶馬為川秦司初在樞府蕭遴巴以剸軍中入
為言允文嘗奏諭三衙撫存之至是金洋興元歸正

人二萬遼道訴繫縲之苦乞文分給官田俾咸振業欲結敵將姜挺白沂遵御札募華人王嗣祖結外蕃以圖金人又得蕃僧六尨者偕往竟無成說時邛蜀十四郡告饑荒政凡六十五事劄倅斂羡錢五萬郤之五年八月拜右僕射同中書門下平章事兼樞密使允文多薦知名士如洪适汪應辰及為相籍人才為三等有所見聞即記之號材館錄凡所舉上皆收用如胡銓周必大王十朋趙汝愚晁公武李燾其尤章明者也上以兵冗財匱為憂允文與陳俊卿議革三衙雜役汰冗籍三軍無怨言六年陳俊卿以奏留

龔茂良忤上意上震怒甚俊卿待命浙江亭兩日不報允文請對極論體貌之道疊拜榻前遂命判福州詔以范成大為祈請使為陵寢故金不從且諜報欲以三十萬騎奉遷陵寢來歸中外洶洶荆襄將帥皆請增戍允文謂金方懲亮決不輕動不過以虛聲撼我耳遂奏止之朝論紛然允文屹不動敵卒無他自莊文太子薨儲位未定允文上疏且屢懇陳七年正月上兩宮尊號議始定下詔皇第三子恭王惇立為皇太子皇子愷以雄武保寧軍節度使判寧國府皇太子尋尹臨安侍衛馬軍司牧地舊在臨安允文謂地

俠不利芻牧請令就牧鎮江緩急用騎過江便三軍有怨語其後言者以此為言胡銓以臺評去允文奏留之經筵銓薦朱熹上問允文識熹否允文謂熹不在程頤下遂召熹熹不至檢鼓院以六條抑上書人允文力言不可從之會慶節金使烏林答天錫入見金主壻也驕倨甚固請上降榻問金主起居上不許天錫跪不起侍臣錯愕失措允文請大駕還禁中且諭之曰大駕既興難再御殺使入來旦隨班上壽金使慚而退上以僕射名不正改為左右丞相八年二月授允文特進左丞相兼樞密使梁克家為右丞相

允文嘗舉克家自代上不許是月以病乞解機政又
薦克家靖重有宰相器至是始同相手詔付允文曰
朕方欲武臣為樞密曹勛如何允文謂勛入品卑凡
不可用既而以張說簽書樞密院事右正言王希呂
與臺官交劾之上怒希呂甚手詔與遠惡監當允文
繳田上益怒梁克家曰希呂論張說臺綱也左相救
希呂國體也上怒稍解卒薄希呂之罰四月御史蕭
之敏劾允文允文上章待罪上過德壽宮太上曰采
石之功之敏在何許毋聽其去上為出之敏且書扇
製詩以留之允文言之敏端方請召歸以闢言路上

謂其言寬厚命曾懷書之時政記上命選諫官允文
以李彥頴林光朝王質對三人皆鯁亮又以文學推
重於時故薦之久不報曾覿薦一人賜第擢諫議大
夫允文克家爭之不從允文力求去授少保武安軍
節度使四川宣撫使進封雍國公陛辭上諭以進取
之方期以某日會河南允文言異時戒內外不相應
上曰若西師出而朕遲回即朕負卿若朕已動而卿
遲回即卿負朕上御正衙酌酒賦詩以遺之且賜家
廟祭器九年至蜀大軍月給米一石五斗不足贍其
家允文捐宣司錢三十萬易米計口增給立戶馬七

條括民馬奏選良家子以儲戰用初北界有寇隣者擁衆數萬在商虢間允文秉政日納欵迨至蜀復遣人致書允文不報羈縻之而已既而隣謀覺金密遣人捕之葉衡奏聞允文上疏自辨因請納祿不報上嘗謂允文曰丙午之耻當與丞相共雪之又曰朕惟功業不如唐太宗富庶不如漢文景故允文許上以恢復使蜀一歲無進兵期上賜密詔趣之允文言軍需未備上不樂淳熙元年薨後四年上幸白石大閱見軍皆少壯謂輔臣曰虞允文行沙汰之效也尋詔贈太傅賜謚忠肅允文姿雄偉長六尺四寸慷慨磊

落有大志而言動有則度人望而知為任重之器早以文學致身臺閣曉際時艱出入将相垂二十年孜孜忠勤無二焉嘗注唐書五代史藏于家有詩文十卷經筵春秋講義三卷奏議二十二卷内外志十五卷行于世子三人公亮公著杬孫孫八人皆好修唯剛簡最知名嘉定中召不至終利路提點刑獄

辛次膺字起季萊州人幼孤從母依外氏王聖美於丹徒俊慧力學日誦千言甫冠登政和二年進士第歷官為單父丞值山東亂舉室南渡屬閩寇范汝為陷建州守相呂頤浩以次膺守蒲城遏賊衝比至寇

黨熊志寧已稔其邑於是披荊棘坐瓦礫中安輯吏
民料丁壯治器械阨險阻號令不煩邑民便之數月
韓世忠破賊復建州除審計司餘黨范黑龍破鄰邑
閩帥張守檄次膺侯賊平而後行乃募鄉兵習彊弩
賊至與之夾水而陣矢齊發賊奔潰生致首領五人
餘悉宥之用參政孟庾薦召對奏用人貴於務實施
令在於必行遷駕部頒敕郡邑省耕薄征務農抑末
又奏中原之人棄墳墓生業從巡江左饑寒殞仆頗
加存拊可以堅中原傒后之心遷吏部郎湖北運判
中途召還見高宗于建康行宮首言救世之弊上稱

善赦以所奏榜朝堂擢右正言奏頗閱兵將親簡拔攬恩威之柄使人人知朝廷之尊左右近習久則干政頗杜其漸兵連不解十年于茲一歲用錢三十萬米四百萬石諸路常賦僅足支其半餘悉取諸民乞罷不急之務節姑息之澤省冗官汰慄兵韓世忠男直祕閣次膺奏曰攻城野戰世忠功也其子何與石渠東觀圖書府也武功何與俾門一啓援例者衆又奏令主議者見小利忽大計偏師偶勝遽思進討便謂攻為有餘警奏稍聞首陳退舍便謂守為不足頗嚴紀律謹烽燧明間探上皆信納聞韓世忠將自楚

州移軍鎮江復陳可慮者五王倫使北請和次膺言宣和海上之約靖康城下之盟口血未乾兵隨其後今日之事當識其詐時秦檜在政府為其妻兄王仲嶷敘兩官次膺劾仲嶷奴事朱勔投拜金酋罪在不赦又劾知撫州王暎造法佃官田不輸租其父仲山先知撫州屈膝金人暎繼其後何顏見吏民暎檜之妻兄也章留中次膺再論之曰近臣奏二人繼闢追寢除命是皆檜容私營救陛下曲從其欲國之紀綱臣之責任一切廢格借使貴連宮掖親如肺附寵任非宜臣亦得論之而大臣之姻婭乃不得繩之耶望

陛下奮乾剛之威戒蒙弊之漸求去除直祕閣湖南提刑先是湖南賊龍淵李朝擁衆數萬據衡之茶陵檜匿不奏乃以見闕處次膺陛辭上曰卿以將母為請朕不得留湖湘風物甚佳且無盜賊職名異恩卒歲當召既抵長沙賊勢方張戍將抽回始悟檜欲陷之即單車趨茶陵擒賊驍將戮之冣賊黨毛義龍麟等齎榜諭以朝廷抽回戍將務欲招安宜亟降待以不死龍淵李朝相繼降仍請料精銳可得禁旅萬餘次膺笑曰是皆吾民正當棄兵甲持鋤耰趣令復業奏茶陵為軍金好成赦書至衡陽次膺極陳其詐略

曰臣昨在諫列嘗數論金人變詐無常願陛下為宗
社生靈深慮近觀邸報樞密院編修官胡銓妄議和
好歷詆大臣除名遠竄已而得銓書稾乃知朝廷遽
欲屈己稱藩臣未知其可大臣懷姦固位不恤國計
媕婀趨和謬以為便臣不知天下之人以為便乎父
之讐不與共戴天兄弟之讐不反兵棄讐釋怨盡除
前事降萬乘之尊以求說於敵天下之人果能遂亡
怨痛以從陛下之志乎書奏不報金陷三京次膺罷
奉祠秦檜以其負重名欲先移書當稍收用次膺笑
而不答閱十六年貧益甚亡毫髮求於人檜死起知

婺州三日被召至國門以足疾求去加秘閣修撰還郡再召見歷言仇怨當國老母幾委溝壑因奏國本未立上改容曰誰可次膺曰知子莫若父上稱善擢權給事中蔣璨權戶部侍郎次膺駁璨不守正事交結出璨知平江御史中丞湯鵬舉劾次膺假權報怨除待制宮觀起知泉州移福建帥丁母憂乞納祿孝宗即位手詔趣召既至奏陛下用賢必考覈事功勿以一人譽用之一人毀去之出令要無反汗納善要知轉圜練兵恤民經理兩淮使敵不能乘虛而入是日除御史中丞朝德壽宮高宗一見謂惜聞卿於彊

健時上將以春饗迎高宗詣延祥觀幸玉津園次膺奏欽宗服未終方停策士且金人嫚書甫至意在交兵矧原野間禁衛稀少當過為之慮無一出費十數萬緡曷若以資兵食時兩淮盡為荒野次膺奏乞集遺民歸業借種牛或令在屯兵從便耕種此足食兵法至若成閔之貪饕湯思退之朋附葉義問之姦罔皆以次論劾每章疏一出天下聳之上方厲精政事次膺每以名實為言多所裨益呼其官不名隆興改元三月同知樞密院事符離之師捷奏日聞次膺手疏千言乞持重未幾軍果潰及見上顏色不樂奏言師

潰而歸張浚彈壓必無他此上天大儆戒於陛下上數其先見拜參知政事以疾力祈免且奏曰王十朋除侍史雖上親擢天下皆知臣嘗薦其賢湯思退召將至亦知臣嘗疏其姦臣不引避入其謂何除資政殿學士提舉洞霄宮陛辭賜茶甚惜其去次膺奏臣與思退理難同列上曰有謂湯思退可用者次膺奏今日之事恐非思退能辦思退固不足道竊恐誤國家事乾道六年閏五月卒年七十九次膺孝友清介立朝謇諤仕宦五十年無絲毫挂吏議爲政貴清靜先德化所至人稱其不煩善蜀文尤工於詩

論曰孝宗志恢復特任張浚俊卿斥姦黨明公道以為之佐洎居中書知無不為言無不盡蓋其立志一以先哲為法非他相可擬也允文許國之忠炳如丹青金庶人亮之南侵其鋒甚銳中外倚劉錡為長城錡以病不克進師允文儒臣奮勇督戰一舉而挫之亮乃自斃昔赤壁一勝而三國勢成淮淝一勝而南北勢定允文采石之功宋事轉危為安實係乎此及其罷相鎮蜀受命興復尅期而往志雖未就其能慷慨任重豈易得哉次膺力排羣邪無負言責涖政不煩居約有守晚再立朝謇諤尤著南渡直言之臣宜

二百二十五个

為首稱焉

列傳卷第一百四十二

[General Information]
□□=□□□□□□□ □□ 108
□□=□□□□□□□□□
□□=152
□□□=□□□□□
□□□□=1937
SS□=12460463
DX□=000007543792
url=http://book2.duxiu.com/search?&channel=search&gtag=&sw=%B0%D9%F1%C4%B1%BE%B6%FE%CA%AE%CB%C4%CA%B7++%CB%CE%CA%B7++108&year=&sectyear=&seb=0&pid=0&showc=0&fenleiID=&Pages=1&searchtype=1